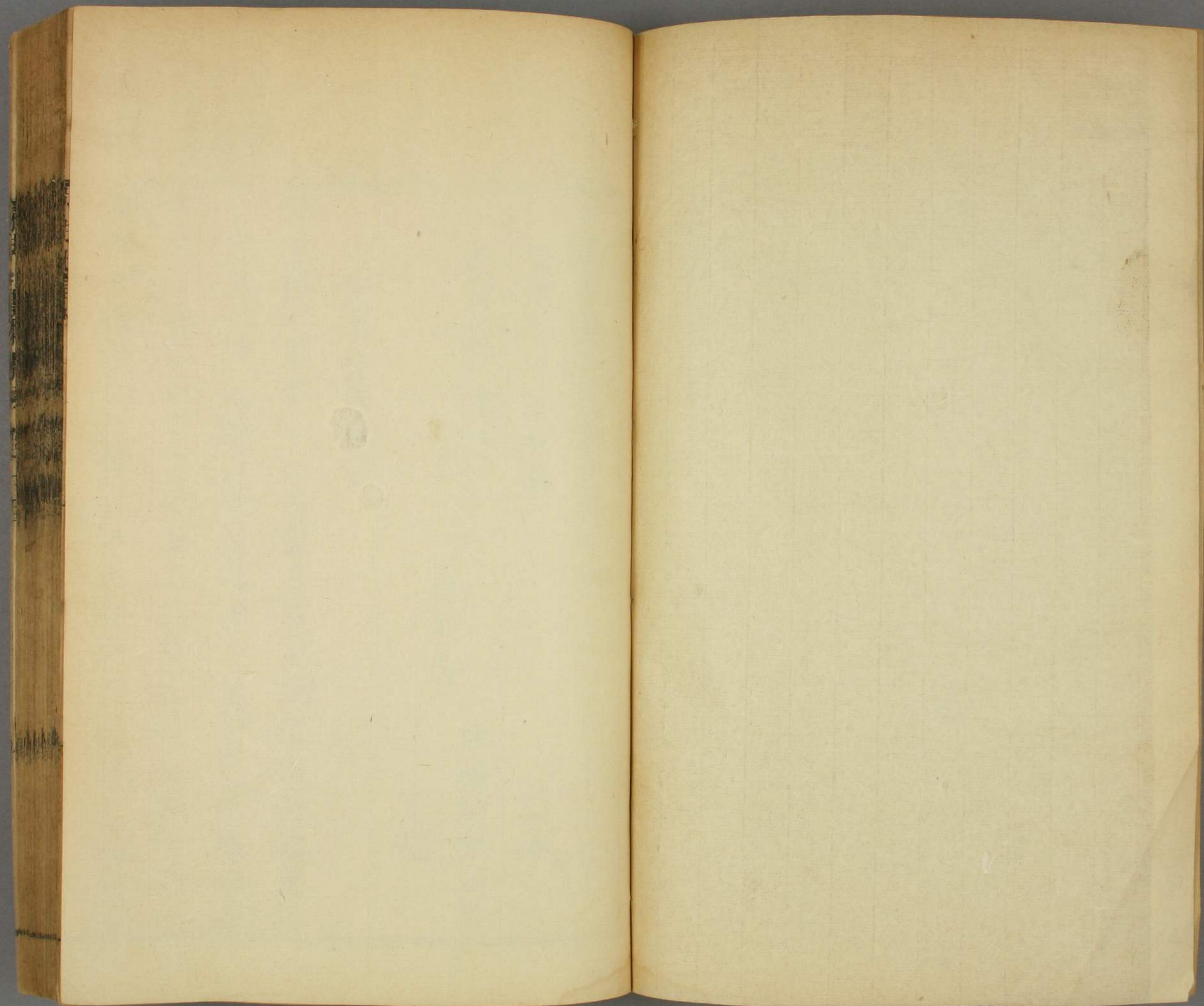




1#
271
13

宗十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

所錢支
有物那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

蒙古議夾攻
金朝議從之
獨趙范不

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
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
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

271
13

蒙古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蓋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老馬軍四百五十八騎用軍七百人于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技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

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卽撤備官奴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驪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

金蒲察官奴
攻殺馬用等
大肆刑戮

孟珙斬金武
天錫武仙敗
走移刺瓊等
皆降

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八，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臣，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叅知政事。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

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授三林皆以城降。移刺瓊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且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

金主與官奴謀所營犬敗蒙古忒木解

母因定和計官奴乃自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鎗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八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叅知政事

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益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

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
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
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
亦拔劍斬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
忠孝軍聞變皆環田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
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先是金主以強
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內
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
於洛川驛東名日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
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
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
帥烏陵荅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
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
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馬射之韓奔還陣率
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卽
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
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
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強多

蒙古力盡破
執不屈而死

金主如蔡州

以輕騎携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
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
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仲拘
項南面，遂殺之。金主守緒留元帥玉壁守歸德，遂
如蔡州。時以兩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
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兒鶻帶
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
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
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

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
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
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
父老邏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
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
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
李木魯小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
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
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以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

完顏忽斜虎
欲奉金玉幸
秦鞏爲近侍
所阻

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山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金身合論鑄
被諧成疾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鑄鑄不能繼日夕交諧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遂疎鑄鑄憂憤成疾多不視事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磴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

山以馬磴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
可圖也若破砦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
攻離金掩殺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
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
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
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
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
料仙勢窮感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
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

眾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
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木河儀言仙
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
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明日攻石穴丙
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
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
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
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
隱不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八月蒙古都元帥

史嵩之伐唐
州金烏古論
黑漢敗死

塔察兒使王機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
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
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
爲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抹然兀典僉書樞密院字木
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
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
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
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力日代之
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

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卽位
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
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
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
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
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
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
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
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

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倍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
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
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
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
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
長壘圍之。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
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
斷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
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循撫其民。且營畫禦

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圖志。南北兩軍以攻
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
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無論之。金人自東
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
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
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
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
巨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
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

珙與蒙古塔
察兒攻墮蔡
州西城

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澗可立待遂鑿隄潭果决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决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術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伏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决

矣以御用器可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也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

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

金主守緒傳
位與承

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胤祚不絕此朕志也
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
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
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
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門已立
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
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
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
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人我遂自

珙等破蔡州
金主赴水死
字木魯小婁
室等從之承

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
吾不能死于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
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
能耶於是叅政字木魯小婁室兀荅林胡士總帥元
志元帥玉山見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
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
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
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
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

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將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請奉先

詔遣朱復之詣八陵

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夏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十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詣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

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倭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領之。不悉從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

天綱不志

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張溥曰。說者論金亡之跡。不殊汴宋。蒙古攻金。西京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即童貫之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侵金河北河東諸郡。即金人之分道入寇也。速不臺之圍汴京。即幹離不之

圍京師也。移刺蒲阿帥師戰敗而逃，卽姚平仲之襲金營不克而遁也。昔康王爲質於金，以請平金。曹王爲質於蒙古，亦請平。昔幹離不引兵北去而赦，今速不臺退師河洛而亦赦。宰相以紙鳶紙燈退敵，卽郭京之六甲也。申福殺蒙古行人，卽平州人之殺金使也。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郭藥師以城降金，金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徽宗奔亳州，而幹離不圍汴。金主守緒奔河北，而速不臺亦圍汴。敗亡何相似也。雖然，宋之

不能守汴也。無幽、薊爲之蔽耳。金源起自海裔，萬衆橫行，并吞鞏、丹，長驅入宋，定鼎燕都。中原、陝右奄而有之，夷狄強大，莫有盛焉。卽使蒙古建旂，自登告警，五京十九路形勝自在，何至二都並棄，父子逃虜也。宋人棄汴，猶有南可渡，高宗固不肖，屈與金和，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爲界，籍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閩、廣以自存，尚不失一小朝廷。金人棄汴，則金地盡矣。宋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

不知守關河之險使虜漢南朝無人固矣顧政
宣禍盈靖康勢極汴京屢圍四面受敵必保死
守無敗未敢信也金之宣哀有中都而委之抹
撚盡忠有汴而委之崔立和議方成而六宮啓
塗質子已行而國君出走戰守和皆不問而惟
圖一遷其無策也更甚蓋宋人都汴而逆爭燕
雲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弱金人既捐中都而
復棄汴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強所謂死同而
病殊也金之伐遼也始於宋政和之五年一戰
而取黃龍府再戰而取東京州縣拊鞭直下無
假宋助蒙古鐵木真攻金至六盤山而死謂左
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
遽破必假道于宋乃可得志後果如其言而金
亡霸王開國曷嘗不審地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
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
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
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

鄭清之力主
趙范趙葵收
復三京之議

喬行簡疏興
師有三憂

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
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
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
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
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
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
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
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
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
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
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
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
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
之令，而州縣仍贖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
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
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
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
之而不用，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

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嘗欲乘時而報怨，荼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

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餉，士有饑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旣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遠，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鐘，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

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旣滅與北爲隣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間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易。

執政不能從。詔知廬州全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旣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卽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

李伯淵殺崔立等

全子才兵次汴

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樊辛李先明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

徐敏子張迪入洛陽

蒙古兵至楊誼軍潰

州強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

敏子等班師
葵子才皆還

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以史嵩之不致餽餉，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叅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

趙范表劾葵等

蒙古來責敗盟

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効。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檄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張溥曰：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二失同譏。然燕薊、景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瑭失之，平營、樂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河

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童貫伐
遼白溝敗績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
實無功事成背約彼或有辭蒙古攻金假道乞
師馬磴之戰孟珙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
必歛手空城坐而不取非人情也且遼爲宋敵
金爲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
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
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鑿
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爲臣子其離
堪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
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大速守之不固非盡始
謀者過也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議攻金帝
命使往報約功成已後歸河南境地孟珙與江
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卽痛哭與言完顏氏滅土
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以下歸宋盟無
渝也蒙古必聽卽不然入汴之日李伯淵等旣
誅崔立以降卽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
可尋汴京洛陽寢廟是宅不敢不守非有他志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蒙古之師其無出乎又不然彼兵直下我兵堅
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闕持之數
月或犬羊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畫疆罷
鬪皆足相當奈何聞風卽逃不戰而潰也李全
之叛害由養癰趙范趙葵再四請討鄭清之力
主其說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銳進不疑不知
韃靼强大非全比也守汴之計未定而入汴之
師先發取快目前雖得猶失濶端分寇益其咎
耳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鄭令宋師不出蒙古
日大旣擁三京保無南牧乎殆未可與童貫北
伐張穀開釁同日而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各鎮北軍遂以為襄陽都統制六月蒙古主命子濶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張柔

孟珙建鎮北軍

蒙古濶端等入寇

等侵漢口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

將口温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率兵敗

蒙古于上聞兒還 冬十月蒙古濶端入蜀次鞏昌

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

下濶端至世顯率其眾持牛酒迎謁濶端謂之曰吾

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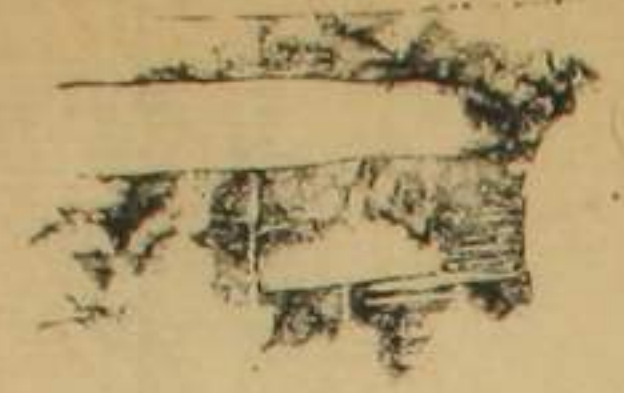
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濶端大悅戒其下秋毫

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率所部從征世顯遂截

嘉陵進趨大安 十二月蒙古濶端入沔州殺知州

趙范敗蒙古兵

金汪世顯降濶端



濶端破沔州 似高稼曹友 聞擊却之

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

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濶端自鳳州入西川

東路之師多敗遂開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

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

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

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

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

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

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眾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仁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卽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旣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仁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仁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仁遂引兵扼仙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旣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千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預焉。南軍將李虎乘勝劫掠城中，爲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

王旻等作亂
襄陽劫掠一
空

帝命吳泳草
詔罪已

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
削三官仍舊職任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
日急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監察御史王
萬謂泳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
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革事宜
泳從其言草詔進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
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
有滅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
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幣齒相望是皆朕明不

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
施令發政以爲緩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
相瘡痍之溢日如疾病之在身是月蒙古陷隨郢
州荆門軍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九月壬
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
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
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
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

曹友聞曹萬
戰死蒙古兵
遂入蜀

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兵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潭深沒足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平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丙午蒙古濶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鼎乘城固守晝夜搏戰

劉銳趙汝彛
死之

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
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
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
二子自刎死汝彛被執斃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十一月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
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
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
陳韓過和州爲淮西聲援蒙古忒未解攻江陵史
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

孟珙被蒙古
二十四砦

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
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
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
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
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
却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
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
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

丘岳擊敗蒙
古兵

杜杲呂文德
力守安豐蒙
古引去

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

功勞超擢軍職

二年春正月己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二月蒙古再遣王楸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徙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

史嵩之主和
議李宗勉力
言其非

蒙古罕察圖
廬州杜杲擊
敗之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九月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集
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
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
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
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
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
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
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為荆湖制置

珙擊蒙十三
戰皆捷

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
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
襄郢召諸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三年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
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
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
給耳襄陽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
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
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

蒙古塔海入蜀丁黼死之

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八月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而死蒙古遂取漢中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達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

孟珙兄弟力禦蒙古

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陝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堽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珙與蜀屯田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與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

珙以李庭芝
訓農治兵法
下所部

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陝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

蒙古王檝以
和議不決憂
死

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月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十二月蒙古月里麻

蒙古圍成都
陳隆之死之

月里麻思來
議和而被囚

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毋辱吾君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二月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廬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嘉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

孟珙斬梁棟
諸將稟命

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霆棄城遁十二月蒙古兵攻敘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秋七月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力戰却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六

呂文德敗蒙
古兵

月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畜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寇荆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黃州

張溥曰理宗端平嘉熙之際蒙古病宋亟矣侵蜀則有沔州成都之入侵漢則有隨郢荆門棗陽德安之陷侵江淮則有唐州真州之寇王旻作亂而襄陽失陽平敗績而大將亡虜運方張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三
所至風靡。幸而摧堅抵險，扞圍無患者，孟珙諸將力也。珙名將子，破蔡滅金，大功累著。江陵之役，破蒙古二十四砦，京襄鄧夔次第收復。兼丘岳敗察罕，杜杲敗口溫不花，羣帥協力，強敵捲旆，軍旣喪而復振，地旣沒而復還，雖兵凶戰危，勞不補患，抑丈人師貞效略見矣。或曰：三京之議，趙葵趙范發之，鄭清之主之，啓邊釁危宗社，宰相罪也。杜範責之誠當，得一孟珙，其猶可解乎。然外觀疆場勝負未分，內觀朝廷陰陽方半。

君子爲宋危，無急於此時者也。史彌遠之死，金源之亡，天將興宋也。此日彌遠死而爲彌遠者，復進金源亡而爲金源者，復起天興宋而亡宋也。亦此日爲理宗者，用賢修政，專圖自強，戰守並設，全而後動，祈天永命，治曷尚焉。乃真德秀甫召而卽卒，魏了翁方用而旋罷，崔與之屢命不至，杜範相僅五月，人主旣晚於登賢，皇天復靳於遺老。宋之興亡，未可知也。廟堂之上空其無人，僅以公侯干城寄之一珙，珙亦徘徊身後。

莫有繼也。淳祐六年，珙卒而賈似道代之。為時
幾何，將相同盡，而腹背大敵，關弓四起，固知為
元祐者其暫，而為宣和者其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余玠守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畱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

趙葵壯余玠

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拘之爲麤人，斥之爲儂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三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

賢
玠治蜀招

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玠至，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璉、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

璉再璞請
再徙合州
城於釣魚
山

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聞璉賢兄弟相率詣謁璉
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璉乃更闢別館以
處之且嘗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
聖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
見璉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璉
不覺躍起曰此璉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
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
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璉大喜遂不謀
於眾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

玠築十餘城
因山為壘

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
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
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率築
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
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
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分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守內
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
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擣興元不克玠慷慨自許有

挈故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堡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沔州未幾又城利州自是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冬十月蒙古

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六月庚申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

玠率將力却
蒙古兵

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初玠帥蜀至嘉定夔率所部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以欲誅夔獨恐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以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

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日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

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余玠暴卒蜀人悲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嘗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闔未有能及之者。然以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士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薛應旂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者，纔得一人讒

忌卽入，自其盛世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餘，酒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亦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奏惟忠潛通北國，遂下獄，竟斬於市。九月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先是侍御史吳燧等論玠

海秦斬王惟忠

追削玠官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四
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
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
之累年始足

張溥曰蜀自吳曦之變地號多事安丙卒崔與
之罷統馭乏人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兵入關外
諸隘鄭損棄三關逃歸馴至端平沔文成都被
陷高稼曹友聞劉銳等戰死兩川郡邑兵警狎
聞十六年間宣撫制置數易無當蜀之不亡者
僅爾余玠用而城守始備軍民交安亦西土中

興之會也玠少爲白鹿洞諸生殺人亡命寄迹
襄淮後遇趙葵漸歷竣職君臣分合大志獲伸
挈蜀還朝良非虛語顧其規摹根本無過用人
而已冉璉兄弟奇材僻隱招來別館策徙合城
屯聚聯絡以至張實治軍旅王惟忠治財賦朱
文炳接賓客隨材器任人各盡能雖出奇善戰
不若吳玠吳璘而集思廣益張弛非小設遭武
侯未始不任以伯約也王夔殘悍便宜誅之玠
本大度尙所不容懷此悁悁致來讒口然權在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四
閩外罪非專殺。謝方叔等納姚世安之言。解其兵柄。為夔報怨。失蜀長城。豈得算哉。余晦覆餗。惟忠冤死。五十四州。同聲非笑。而猶誅玠身後。不平甚矣。賈似道鄂州之役。匿和稱功。務以威籠閩帥。趙葵史巖之等。皆坐罪罷官。遂殺向士璧。曹世雄。廢高達。激劉整叛走。而蒙古入宋。視方叔等。妬玠若作俑焉。孟珙卒。則宋無京湖。余玠卒。則宋無巴蜀。淳寶之際。亡形已成。何必伯顏入臨安。而後痛哭哉。

卷九十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真魏諸賢用罷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真德秀。先是嘉定中德秀為起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鑰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

真德秀魏了翁同召

外帝初即位自知潭州召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頗納之時又召魏了翁為起居郎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事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亦人為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

洪咨夔言事剴切

梁成大因萬昕以通史彌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鷹犬時目三凶

恭請聖駕欵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衆彌遠以為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遷諂事彌遠家幹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主濟王贈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鐫一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又目成大為成犬冬十月貶魏了翁官罷真德

朱端嘗劾罷
了翁德秀

秀祠祿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關餞之李
知孝遂指了翁首唱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
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
府諫議大夫朱端嘗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
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
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
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
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
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

猶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強辯以
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
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
辨焉柄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竄人猶
以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
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
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
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
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

要義一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蒲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了翁論十弊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爲文華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

洛夔請召用
岸與之真德
秀魏了翁

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闈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新弊分別利害燦若白黑上讀之爲感動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簾陛一夷綱嘗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

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矣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主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朝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修

官陳垣亦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垣出知常州垣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垣曰吾甥始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

陳垣直言王
定劾之出外

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蔣重珍請召
用德秀了翁

端平元年春正月秘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
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
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
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
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
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
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奏必齋心盛服有密
啓手書削藁帝嘉其忠實冬十月召真德秀為翰

德秀進大學
衍義

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閫有進取中原
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
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
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為戶部尚書入
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
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
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
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
皆足害敬今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

了翁入對十餘端

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
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
以為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
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
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
不可詳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
帝皆嘉納之時又召徐僑為太嘗少卿趣入觀手
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履垢弊
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徐僑手疏剴切

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
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
空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倍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
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
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媵國膏肓而執
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不此之慮而耽樂是從
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
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之帝為之感動明日
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為之戒

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二年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上嘉納之

真德秀卒

五月真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

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晚年帝始有意向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爲恨十一月以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與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爲參議官

了翁遭忌命
出視師又卽
召還遂求去

李韶請召了
翁不報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再二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帝時又召崔與之以爲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

崔與之力辭
叅政痛陳時
事

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卽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愈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

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教將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于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竣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

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于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于上，而權柄潛移于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獻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

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威畹舊寮。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俟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探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問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十三疏。不許。

三年九月。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未幾了翁卒。

張溥曰。理宗卽位。崇尚道學。真德秀。魏了翁等。首蒙內召。天下拭目望治。不數月。三凶橫議。相繼屏跡。又九年。史彌遠死。二賢並進。亡何卒。君臣之間。相求之急。相遇之疎。古未有也。濟王寃死。神人哀痛。真魏不言。誰當言者。令君相虛懷。

加恩舊邸。上弘止輦之風。下免摘瓜之嘆。三綱
明而庶事理。國政猶可爲也。惜彌遠陰忤。怙惡
醜直。梁成大等獻諂家奴。躡登臺諫。胡夢昱正
言羈管。真魏勢難獨留。羣小抵巇。翩其逝矣。所
幸帝雅向儒。國無大譴。然君子日遠而不覺。小
人日進而不知。因循九年。始謀來復。不亦晚乎。
小人之去。君子有以術搏擊者。章惇蔡卞也。有
以術銷鑠者。史彌遠也。搏擊之術。主於有事發。
禍必烈。而彼氣亦傷。銷鑠之術。若行無事。大難
不作。而人才漸盡。試觀理宗初政。真魏方逐寶
慶二年。贈陸九齡。沈煥。官謚。錄張栻。呂祖謙。陸
九淵子孫。三年。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尊德樂道。
觀聽甚美。無如賢人在下。何耳。爲二程之學者。
朱熹也。韓侂胄當國。不敢斥程學。而偏錮朱熹。
爲朱熹之學者。真魏也。史彌遠當國。既知尊朱。
學而偏錮真魏。蓋程學明於南渡。欲錮熹而斥
程。則恐邪說之不伸。朱學明於理宗。欲錮真魏。
而斥熹。則恐人主之不信。是故程學不廢。而朱

熹自貶。朱學加崇。而真魏自罷。此所謂小人之術。盜亦有道也。彌遠死。兩賢入。朝露忽焉。何天之不憖遺一老乎。顧其時則暮矣。德秀了翁皆於慶元五年登第。抵觸時宰。頻歷外職。理宗嗣服。始處禁庭。卽彌遠初心。亦欲引爲已助。而濟議抵牾。長往不返。兩賢之精華可用。正在於慶元。紹定之數年。而彌遠困之。小人之銷鑠君子也。非徒奪其功名。而兼耗其歲月。他日天子追思歎無及也。見聖賢之書。則好之。當聖賢之身。則棄之。聖賢旣死。則慕之。聖賢生前。則錮之。古今同弊。於明君尤甚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六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西荆

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

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

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

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

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

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

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
之狹史失之專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

功要君植黨顯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

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

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

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爲小

人也嘗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

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

史嵩之相逐
杜範等王萬
首疏劾之

徐霖疏嵩之
姦狀

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爲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旋也。史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不報。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

詔嵩之起復太學生王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

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伯愷、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闈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子暮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

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

忍無耻固持祿位其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踪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情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禍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

囑貂鎬轉移上心。黃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
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
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鑄尚有耳。嵩之豈不聞
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
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
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奸謀已
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
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
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

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
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
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
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
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
計。且國之財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
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士
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
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

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嘗。如此其慘也。且嵩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牙爪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

三代。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

日語邪。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馳之騎。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
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
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
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
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
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
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
揭綱嘗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爲人臣爲人
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化育。此而
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矣。惟陛下裁之。
不報。武學士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
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
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
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
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
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
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邇。冬
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

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鞬鞞。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

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為長厚，必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其時，太學九士扣闥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惟謹，即今

同寮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於天吊者在門賀者在閭卽欲舍苦塊而坐廟堂脫

衰經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久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鐘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權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口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

范鐘等逐遊士諸生作捲堂文

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禮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彛彛東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旣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不爲。當行已

徐元杰論嵩
之起復之罪

而有耻。苟爲飽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旣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諭。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嘆。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嘗。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

劉漢弼贊帝
黜劉晉之王
贊龔基先胡
清獻

以陛下爲四海綱嘗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嘗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以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

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之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蚤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

元杰漢弼請
聽嵩之終制

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鐘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蠻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嘗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

元杰漢弼暴死蔡德潤等訟寃

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嘗山之蛇，維

史璟卿書諫嵩之亦暴卒

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坐使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恐江陵之勢旣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爲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六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翰林學士李韶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張溥曰：綱目書起復，始於唐代。若太宗貞觀之于志寧、玄宗開元之張九齡、德宗貞元之張茂

章瑛等論罷嵩之不復用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六
宗憲宗元和之盧從史穆宗長慶之田布昭宗
天復之韋貽範五代戊申之史弘肇皆譏也惟
布得免者以王庭湊殺田弘正布不得已承朝
命而討賊也汴宋南渡起復屢見史彌遠史嵩
之賈似道接踵無忌嵩之尤譁士論上而朝臣
下而諸生伏闕上書羣唾其面理宗感悟卒令
終喪當世快之宋史於史氏三相頗乏直筆卽
史所稱端平用兵盧黃解圍嵩之發策皆有先
見至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皆出其中及進

玉斧箴却安南貢班班記載類非僉人然起復
命下物議鼎沸若不能一日容者何也彌遠相
寧宗十有七年獨相理宗九年任小人逐君子
擅權害政海內積痛方幸其一朝奄忽帝攬萬
幾梁成大等退洪咨夔等進端平嘉熙清明可
觀而嵩之復守其家學謀柄國政天下弗堪也
彌遠於寧宗嘉定時拜相封公奉母憂治葬特
詔起復人心佛鬱嵩之父死未寒盤桓竊位一
之爲甚其可再乎馬光祖未卒哭而總領許堪

未經喪而節制。相臣起復。借爲嚆矢。此何事乎。而用心若此。則非人也。度宗咸淳九年。賈似道母死。葬以鹵簿。卽起復入朝。亡何宋亡。忘親之人。罪必誤國。惜其時無直言如黃愷伯等耳。唐順宗立。王叔文擅作威福。未幾以母喪去位。王伾三疏請起。不報。其黨貶死。而元和更新。嵩之於父死之明日。卽求起復。迫於人言。居間十有三年而死。人心不滅。公論尚存。余獨怪同一人。子願爲王黼。不願爲富弼。則何故也。 卷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閹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

董宋臣招權
納賄人目爲
閹羅

人目陳大方
胡大昌與大
全三不吠犬

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夤緣閹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方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

天錫劾宋臣
允升不報

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闈享富貴耳。舉天下愁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嘗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嘗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於供膳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逋逃之巨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

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
畱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
謝方叔不能救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
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叅知政事徐清
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
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
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宮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爲人主所
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

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
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
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
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
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
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
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權帝
弗覺悟大全嘗遣言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
吾惟事上不敢結私約幸爲謝下君大全度槐終不

大全以兵逐
董槐陳宜中
等攻之編管
遠州時號六
君子

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
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
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

太學生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為諱，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

陳宗禮極言
政

丁大全馬天驥附閹用事

吳槃直言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徐宗仁極論宋臣等罪

貪濁不納。十一月以丁大全僉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閹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閹馬丁當國，勢將亡。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

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
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
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
抗疏，學校叩關，至有欲借上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
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
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
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
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
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

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與，而使我
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
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
乎。不報。宗仁又極論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
且誤國，竟不報。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
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
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
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
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

大全罷相洪
芹朱貔孫等
極論其罪

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張溥曰：丁大全以戚里婢壻，結寵至尊，由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怨右相董槐，方嚴上章劾之。檄兵圍第，脅出北關，遂奪相位。程元鳳謹避，恐後姦同盧杞，而橫愈蔡攸。人臣無禮，莫有甚焉。顧

所挾持何術，以董宋臣爲之根底也。理宗之季，年高怠政，閭妃色升，近倖用事。梅臺蘭亭，俳優鼓吹，起自宋臣，帝尤愛溺。夫雕牆峻宇，五子與歌，白台閭須，魯公避席。人君有一其國，必亡理宗。少慕道學，尊崇濂閩，以義制欲，明訓克聞。而倦勤志蕩，佚豫無節，不解之惑，反甚於多欲之主。此寶祐之佑聖觀，所以遠不及征和之悔輪臺也。宋臣居中，大全居外，表裏作姦，忠言擯棄，一臺諫驅宰相。夫亦何難。然大全於寶祐六年

春叅知政事。開慶元年冬，卽以罪免。其爲相僅一年，有十月。其進速，其退亦速。聖斷未盡廢也。宋臣自淳祐盤固，文天祥等累疏請誅，帝終不省。內庭難拔視外，則有間矣。賈似道專國，立威取名，黜董宋臣，盧允升於遠州，諷朱禩孫殺丁大全於新州道上。外戚子弟，禁勤毋動政。若有爲而大亂，四決董丁，雖去其爲董丁者自在也。董丁日夜用帝，而猶以獨斷之名奉君，似道日夜用帝，而直以獨斷之名自予。小人日盛，則天子日微也。然理宗寵賈妃，則似道進寵閹妃，則宋臣進。禹訓六戒，色荒爲首信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 終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十七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

謝方叔請限田

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菽粟。而菽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併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

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論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于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國。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

劉良貴等獻
買公田之策
於賈似道

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慈、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

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豈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寃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

魏克愚言買田之弊帝亦詔停似道憤求去

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言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

似道出萬畝為公田倡

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十楮將仕郎誥准千楮許赴漕試投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誥准三萬楮

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誥。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嘗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嘗州則洪穰。劉子庚。鎮江則章炯。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嘗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

似道遣官督買

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爲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稅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

似道立四分司以管公田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

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

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李鏞言推排之利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滑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
以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
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
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
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
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
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
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急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
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知周官日成月

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
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
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
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而納亦重則
細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爲侵漁
之計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
國用嘗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下有司括買
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
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

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張溥曰。理宗景定四年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劉良貴等官。五年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黥配葉李等於遠州。九月。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冬十月。帝崩。聚斂方興。天命遽奪。其可畏哉。

宋自南渡以來。六師百萬之命。悉寄東南。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阪塘堰閘之制。畢設。諸籍沒入官者。募人耕。仍私家額課租。官田所由始也。民苦額重。與官吏卒徒侵漁。議者言田在官非便。而有斥賣官田之說。詔斥諸路沒官田佐費。折配拘催。重估抑勒。衆弊紛作。民既重困。猶以爲不足。而有買公田之說。田變而官佃不堪命。猶官以田與民也。官田變而公田。官無田而取諸民。既取民田而又賦之也。熙寧

之際。天子銳志圖治。創農田水利。方田。意在便民。而民患之。訟闕下。訴御史臺者。相踵。公田直攫民耳。似道何所託。而爲此。曰。倣古限田也。嗚呼。限民名田。漢儒董仲舒嘗言之矣。其說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田。以贍不足。塞并兼。是時漢去秦不百年也。畫地分田。遺跡已隳。及乎孝哀師丹孔光等。再議舉行。難遽復也。限年均田。北魏間行。而法不通於江南。口分世業。唐初定制。而後不免於檢括。井田旣廢。世無善政。以官平民。不若聽民自爲也。南宋建炎初。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稅三分。紹興二年。以福建八郡田。聽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助軍衣。民皆稱便。浸而開禧。安邊所立。始憂不支。然未有猖狂攘奪。如似道者也。王莽篡漢。擅利自予。田曰王田。民曰王民。天下愁怨。身分漸臺。似道當理宗末年。無天鳳地皇之富强。而造官佃莊。官之虐政。令不三載。誅滅尋及。賊臣言利。寧足福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宗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鐵木真卒於六盤山
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
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反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
是拖雷監國

元太祖鐵木
與卒拖雷與
諸王奉窩濶
台卽位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窩濶台立窩濶台聞太祖之
喪自霍博之地來會耶律楚材以遺詔召諸王畢至
請立窩濶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
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
與諸王奉窩濶台卽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
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俾皇族
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
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
被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窩濶台卒廟號太宗濶台
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
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
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第六皇后乃馬
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
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
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
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
之不宐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

太宗后馬乃
真氏稱制與
都刺合蠻用
事楚材憂卒

還至鉞鐵鑄胡蘭與都刺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翊日卒。濶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群。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爲嗣。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爲相。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

事不若戒一事人以為名言。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嘗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

忍必烈大愛
劉秉忠

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為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為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定宗貴由立

貴由卒后幹
兀立海迷失
抱曲出于失
烈門聽政

元良合台等
推憲宗蒙哥
位

八年三月蒙古主貴由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海東取鷹鵠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曲出于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十一年六月蒙古主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

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濶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諸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於金邁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

蒙古王命忽
必烈總治漢
南

蒙古主徙大
后遷諸王殺
定宗后及失
烈門母

至待以賓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之務。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樞又說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定宗后

及失烈門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之地。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嘗。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繇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忽必烈喜曰。吾能為之。樞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忽必烈盡有
關中河南之
地

蒙哥卒于合州城下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信巫覡十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廉希憲等請世宗忽必烈即位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自南伐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闐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冊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

里不哥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于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其遺恨竟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

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群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載。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不謀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王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徇與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

艱。若涉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勲親斯托。敢亡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誕告多方。體予至意。夏四月。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卽位。命阿藍答兒等發兵自卽位。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

阿里不哥命
阿藍答兒等
發兵自卽位
和林

希憲分命劉
太平等又命
汪良臣討殺
渾都海阿藍
答兒闕隴悉
平

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於和林。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震，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

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卽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赦詔至，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于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合兵分三道以拒之。旣

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嘗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叅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於昔本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本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阿速帶昔里給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張溥曰蒙古一統雖成於世祖忽必烈然開之者太祖鐵木真也史稱其近取乃蠻遠攻回紇

阿里不哥與諸王自歸上

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建號九旂。滅國四十。洵北狄之天挺者哉。繼以太宗窩濶台。連宋滅金。華夏富庶。羊馬成群。有天下三分之二。善繼善述。克光前人。定宗貴由。短世不造。憲宗蒙哥。嗣立復振。傳至忽必烈。遂併宋室。尚論其世。太祖帝二十二年。太宗帝十三年。定宗帝三年。憲宗帝九年。世祖又帝十六年。而混一始成。蠻夷雖強。得天下若斯其不易也。女真阿骨打。叛遼稱帝。在徽宗政和之五年。至宣和五

年。卽破走遼主延禧。未幾身死。弟吳乞買襲位。不一年而遼亡。兄弟將兵止八年。爾成功忽焉。竟覆大國。蒙古伐金。易世始克。太行南北。君臣經營幾三十年。遼僅五京。而金半中原。攻守難。易固有殊乎。劾里鉢爲遼女真節度時。有子十。一人不立。而立弟頗刺淑。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而後劾里鉢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死。弟阿骨打。吳乞買以次立。兄弟相及。伯叔無間。友于之風。著於肅慎。蒙古太祖有四子。太宗其第

三子也。六盤山之變。第四子拖雷監國。踰年而
太宗始自霍博至。來會喪。耶律楚材勸拖雷奉
之。卽位和林。上遵父命。下篤天顯。永無闕牆太
宗。俎第六后馬乃真氏稱制。越四年而始立長
子定宗。定宗。俎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復稱制。又
四年而憲宗立。則拖雷之子也。憲宗。俎弟世祖
立。自是有天下者皆其苗裔。而太宗之傳絕矣。
憲宗之未立也。定后所屬意者太宗之孫失烈
門爾。憲宗立而。定后賜死。失烈門遠竄。太宗六

后及諸王皆徙極邊。骨肉參夷。有忝大位。旣死
合州城下。國虛無主。世祖北還。自立宗王。畢會
惟阿里不哥自恃介弟。居守和林。命出太宗懷
貳。不服。發兵稱帝。干戈再動。關隴乃平方之女
真。世序舉族同心。不幾有鄭莊克段。秦鍼奔晉
之耻哉。地大則覬覦。漸多傳久。則瑕釁。間作天
子門內之爭。嘗不如匹夫同室之救。莫非因時
激極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蒙古立國之制

寧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鐵木真會諸將於可
溫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
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鐵木真始置
達魯花赤監
治各城

蒙古始定筭
賦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

蒙古太祖用
耶律楚材言
立十路課稅
所

域以下蒙古以馬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

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繇是文臣漸進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者爲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宗室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

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爲、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鞠治、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真長者、汝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蒙古主從楚材議括中原者戶定賦稅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群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

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實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

楚材請用儒臣

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少蘇息

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二年十二月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茲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糶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覆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搏鬪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忽必烈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使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嘗職位有嘗買食有嘗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

命劉表忠許衡定內外官制

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嘗額，交鈔無至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川漣水，先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禁。

王文統行交鈔法

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尙食局，尙藥局。

始建太廟定八室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木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嘗。

安童言丞相止須設二人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戶工仍各為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人數無此例臣等擬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夏四月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澆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

命八思巴創蒙古新字

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命許衡等定禮儀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議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令掌之

改國號曰大元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

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善而制稱，爲秦爲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卽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徂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肆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旣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行于

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張溥曰：史稱蒙古主鐵木真之興，三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善將四傑，木華黎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溫善戰，復得耶律楚材任之。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而國用充。禁州郡非璽書不得擅徵發，囚大辟必待報乃論，而國法立。以至設監治，置驛令，分三科，用儒臣符印衡量鈔法，均輸次第修舉，武功文治，煥乎可觀。開

基廟食爲元太祖蓋非虛哉傳及太宗女禍卽
作立儲無統諸王相攻牝鳴狐嘯幾傾帝座乃
歎幹難卽位玄冥建旂竒渥溫氏猶未敢以天
子自命卽征西夏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
城滅山西河南六十餘國揮戈無敵崛起富強
僅雄沙漠不暇貽謀萬世也世祖忽必烈據和
林平關隴知人善任賢智輻湊年建中統易紅
羊白馬之紀國號大元革蒙古韃靼之稱燕京
建廟開平修宮治曆命官竟成一統有熊開闢

功業未有然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于娼後秦
皇之賤士也尊事帝師君臣受戒梁武之效佛
也攻城不降下令卽屠項羽之忍也命揚璉真
珈伐故宋諸陵曹操之賊也征日本而背積東
洋擊交趾而尸高戰骨隋煬之窮兵也五奸並
用箕斂煩興求竒寶于馬八賁金人于安南漢
桓靈之曠貨也加以宸禁喪倫繼世莫改兄收
弟妻子烝父妾叔死而侄納其婦君亡而后適
其臣位絕中華行同冒頓家法若此非二祖孰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
任其咎○哉○孔子○作○春○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而○
後○元○興○元○興○而○後○以○夷○變○夏○見○微○于○會○潛○而○知○
著○于○蒙○古○內○外○之○防○防○乎○其○早○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

終

